

救风尘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



元 关汉卿

救风尘

(元) 关汉卿 著

剧情简介

上京赶考的秀才安秀实结识了汴梁城里的妓女宋引章，两人订下婚约。不久，宋引章又被花花公子周舍迷住了，要嫁给他。安秀才听到这个消息，就去央另一个妓女、与宋引章有八拜之交的赵盼儿去劝说。赵盼儿问宋引章为什么要嫁给周舍，宋引章便说周舍对自己十分体贴，夏天为她打扇，冬天为她暖床，平时为她打扮，所以要嫁给他。赵盼儿觉得好笑，就劝她别看周舍现在嘴上甜似蜜，娶到家里，没多久就会把你抛弃，那时候船到江心补漏迟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宋引章不听劝告，并表示：“我便有那该死的罪，我也不来央告你。”

宋引章随周舍来到郑州，果然不出赵盼儿所料，受尽折磨，进门先被打了一顿杀威棒，以后朝打暮骂。周舍还说：“我手里有打杀的，无有买休卖休的。”到了这时，宋引章万般后悔，心想如此下去，自己哪有活路？她托隔壁到汴梁做生意的王货郎，带信给母亲，请赵盼儿赶快前来救自己。

尽管埋怨宋引章当初不听劝说，赵盼儿还是急急地营救宋引章。她取出两只压被的银元，让宋母把宋引章赎回来。宋母说：引章信上说“只有打死的，无有买休卖休的”。赵盼儿寻思一番，想出了一策。她给宋引章写了封信，让送信人捎回，接着，精心梳妆一番，出门去了。

赵盼儿带着两箱子衣服行李，让跑腿的张小闲挑着，自己骑上良马，来到郑州，在一家客店住下。这客店正是周舍开的，赵盼儿让店小二把周舍请来。周舍来到，见到俊俏艳丽的赵盼儿，身子早酥了，但表面上却装作不相识，而且喝道：“你是赵盼儿，好，好，当初破亲也是你来。小二，关了店门，则打这小闲！”张小闲嚷道：“俺姐姐将着锦绣衣服，一房一卧来嫁你，你倒打我？”赵盼儿遂将自己如何思念，如何因嫉妒而破亲叙述了一遍，说罢站起身，喊道：“小闲，拦起车儿，咱家去来！”周舍连忙赔情。赵盼儿让周舍在店里陪她，周舍连声应诺。周舍两三天不回家，宋引章找到客店里，指着赵盼儿大骂。赵盼儿责

怪周舍：“你在这里坐着，点的你媳妇来骂我这一场。小闲，拦回车儿，咱回去来！”周舍连忙解释，自己不知道她来。赵盼儿乘机说：“你舍的宋引章，我一发嫁你。”周舍马上说：“我到家里就休了她。”然而他转念一想，休了宋引章，赵盼儿若不嫁自己，岂非两头落空？他让赵盼儿赌咒发誓，赵盼儿说：“你若休了媳妇，我不嫁你呵，我着堂子里马踏杀，灯草打折肱儿骨！”周舍神魂颠倒，答应马上休了宋引章。周舍让小二去买酒、买羊、买红罗，赵盼儿说她自己全带来了。

周舍回家就把宋引章休了。拿到休书，宋引章好不高兴。她找到赵盼儿，感激地说：“若不是姐姐，我怎能够出的这门也！”赵盼儿催她快走，并把周舍写的休书要来，换了一张给她。周舍到客店里去娶赵盼儿，发现赵盼儿已离去，知道上了当，赶快追来，假意对宋引章说：“休书上手模印五个指头，那里四个指头的是休书？”宋引章掏出来展看，周舍一把夺去咬碎了。赵盼儿去帮宋引章，周舍拦住她说：“你也是我的老婆。”赵盼儿问：“我怎么是你老婆？”周舍说她吃了自己的酒，受了自己的羊和红罗。赵盼儿说酒、羊、红罗都是她的。周舍又提出你发过誓，赵盼儿说，娼家女哪一个不曾指着皇天后土发誓，若信这咒誓，早死绝门户了。周舍又去拉宋引章：“休书已毁了，你不跟我去待怎么！”宋引章吓得发抖，赵盼儿说：“妹子，休慌莫怕，咬碎的是假休书。”周舍去夺，赵盼儿说：“便有几头牛也拽不出去。”

周舍拖二人告官，郑州太守李公弼审理此案。周舍告赵盼儿混赖自己媳妇，赵盼儿则反告他强占人妻。这时安秀才接到赵盼儿托人送的信，也来告周舍强夺妻子。太守问：“谁是保亲？”赵盼儿挺身说是自己。太守最后判周舍杖责六十，宋引章仍归安秀才为妻。

白话故事

一、宋引章误信周舍

宋朝时候，汴梁城里有个妓女名叫宋引章。今年二十岁，长得花容月貌，十分招人喜欢。她不打扮就够漂亮的了，一打扮就更加漂亮。今天起床，她在梳妆台前精心地擦胭抹粉，插花戴朵。她的母亲觉得惊奇，女儿今天梳妆为何如此用心？真要打扮成天仙了。便问：

“引章，今天有什么喜事？为什么老下不了梳妆台？”

宋引章说：“妈，今天周舍要来。”

“他来干什么？”

“他来提亲。”

“提亲？周舍这个人我看靠不住，是个花花公子。”

宋引章走到妈的面前，撒娇地说：“妈，我心中有数，你就放心吧！一会儿他来提亲，你就应允了吧。反正除了他我就不嫁人。”

宋妈想了想，婚姻大事，只要女儿愿意，当妈的还有什么说的呢？女儿跟周舍接触得多，比妈更了解，我何必阻挡呢？再说她态度又这样坚定，非周舍不嫁，我要挡也是挡不住的。便同意了。对女儿说：

“婚姻大事，你自己拿主意，妈随你的意就是。”

宋引章一听，高兴得跳起脚来，连声说道：“妈，还是您好，还是您疼女儿，您是我的好妈妈呀！”

这时忽然听见敲门声，宋引章急忙出去开门，原来是周舍来了。

周舍迎面就问：“你妈态度如何？”

宋引章说：“我妈同意了。”

周舍也乐得心花怒放。他两手提着许多礼物，走进屋去，与宋妈妈见了礼，一旁坐下，然后对宋妈说：

“孩儿今天前来提亲，请求伯母应允。”他知道宋妈已经同意，也就不须多说什么了。

宋妈听了便说：“引章的婚事，我允许了。但今后不要欺负她。”

周舍说：“小生今后不敢欺负大姐，小生今后不会欺负大姐，小生今后也不愿欺负大姐，请母亲放心。”

周舍说完，便从衣袋里取出一些银子，连同刚才提来的礼品，就作为定婚礼物。宋引章同周舍就这样定了婚了。

二、安秀才急搬援手

宋引章同周舍定婚了，这可急坏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安秀实。因为宋引章以前答应要嫁给安秀实，现在却要嫁给周舍，所以安秀实着急了。安秀实是洛阳人，是个秀才，游学来到汴梁，因未忘情花酒，才认识了宋引章。安秀实是个正直忠厚的青年。他认为宋引章虽然是个妓女，但人很天真单纯，又长得十分美丽，与她结为夫妻，将来一定是很美满的。所以他一直爱着宋引章。宋引章也答应今后一定要嫁给他，他心里就一直都是甜蜜蜜的。

大凡一个人因为他正直忠厚，心里就不大往邪门歪道上去想，所以周舍插足进来夺走了宋引章，他还不知道，被蒙在鼓里。宋引章同周舍定婚的消息传到他耳里，开始他还不相信，后来得到了证实，他就慌了手脚。怎么办呢？他想宋引章有个八拜之交的姐姐赵盼儿，她们两个感情很好，不如请赵盼儿去劝一劝，说不定还会劝得她回心转意。于是他便跑到赵盼儿那里去告诉她，求她。赵盼儿一听就答应了。

赵盼儿也是一个妓女，今年二十二岁，比宋引章大两岁，在结拜时她便是姐姐。容貌比宋引章更漂亮。社会经验比宋引章更丰富，认识社会的能力也比宋引章更强。她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，就是喜欢帮助人。特别是爱救人于危难，算是一位女中的侠义之人。她听说宋引章不嫁给安秀实，而要嫁给周舍，就认为宋引章在选择上有错。当安秀实请她去劝说宋引章时，她便毅然决然地答应了。接着她便去到了宋引章家。

三、赵盼儿义劝姊妹

赵盼儿一路上走着便想：妓女嫁人可真难啊，谁不想找个称意的？可拣来拣去，待嫁个老实的，又怕一辈子难成对；想嫁个聪俊的，又怕半路里被轻抛弃。先前那些嫁了人的姊妹，有不少都因仓促成亲，还未过上几日，便挨打受骂，折磨得没了那俊模样，人不像人，鬼不似鬼，瘦得让人认不出原样。我虽然也住在柳陌中、花街内，可不能中了那些铁石心肠嫖客的拖刀计……

穿过繁华似锦、人流如织的街市，那酒楼、店铺、钱庄里的熟人们给赵盼儿打着招呼。赵盼儿似没听见，急急地穿街走巷来到了宋宅。

推门走上楼来，赵盼儿见引章正在精心地梳妆打扮，便故作不知的笑道：“妹子，这是要到哪去应酬客人哟，打扮得这般漂亮。”

“我哪儿也不去，正等着嫁人呢。”宋引章平时和赵盼儿亲密惯了，并不遮掩。

“那好，我正来给你保亲，你的老朋友安秀才是个忠厚可靠的人。我觉得他人也好，文章也棒，再说你们也早就定了婚约，我看就嫁给他吧。”

引章听赵姐姐一说，半晌未语，她也是有些舍不得安秀才。安秀才不狂不躁，体贴入微，还教她临帖吟诗，她只是觉得不知何时安秀才能熬到出人头地，自己又想早日从良，结束风尘生涯，过上个安逸的生活，所以才决定嫁给周舍。她没有向盼儿说破这一层，只是微微一笑说：

“姐姐，若是我嫁给了安秀才，只能是夫妻俩打‘莲花落’，沿街去讨饭哩。”

“那你嫁谁？”盼儿追问。

“我嫁周舍。”

盼儿话中有话地说道：“你如今嫁人，是不是早了些？”

“有什么早不早？我听够了今日一个大姐（音同“大疔”），明日一个大姐，出了一包儿脓；我嫁一个好人家的，立个妇名，将来死了，做鬼也风流。”

赵盼儿有些气恼，她压住火气说：“我还是劝你三思而后行，那周舍是个浪荡公子，怕是靠不住。你年龄又小，再等等寻个好的也不迟。”

宋引章听了之后，她认为赵盼儿把周舍说得太坏了，她认为周舍不是这样的人，她觉得周舍对她很体贴，很温柔。于是她便向赵盼儿解释：

“姐姐说得好，是坏人就不能嫁给他，我认为周舍是个知道疼爱妹妹的人。就拿我们今年在妓院中的一段生活来说吧！夏天，我睡觉醒来，他替我打扇；冬

天，我要睡觉，他替我温被子；平时我梳妆打扮，他替我插花戴朵。他对妹妹最能知冷知热，知疼知爱，我一定要嫁给他。”

赵盼儿听了，认为宋引章看问题太肤浅，便进一步劝导她：“周舍对你这样温柔体贴，这是为了他一时的欢乐。他一时高兴，疼你一下，便逢场作戏，做给你看一下，这不是他的真实面目。你记得吗？他在院中发火时，还打过姐妹们呢。这种人，他高兴，爱你；他不高兴，打你。他需要你，玩弄你；他不需要你，抛弃你。骗人，总要给点甜头，钓鱼还得用鱼饵呢。别看表面做得好，那是虚情假意。他这种人朝三暮四，根本靠不住。我们从良要找好人，不能找这些嫖客。”

宋引章说：“安秀实不也是嫖客吗？那你为什么劝我嫁给他？”

赵盼儿说：“安秀实是个嫖客，但他为人老实。只是偶尔之间涉足妓院，偷偷摸摸、躲躲藏藏来过妓院几次，他还是个正经的读书人。可是周舍不同，他是个花花公子，经年累月在妓院里鬼混。他们两个根本不一样。”

赵盼儿对宋引章算是苦口婆心，耐心开导。但宋引章就像顽石一样不知醒悟，总认为周舍可以依靠。最后赵盼儿失望地说：

“引章妹妹，你真要嫁给周舍，我做为一个结拜的姐妹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不过你日后受苦，我就帮不了忙了。”

在宋引章听来，赵盼儿的话尽是逆耳之言，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越听越厌烦，越听越生气，干脆说两句绝情的话把她堵死算了。她对赵盼儿说：

“别说受苦，就是日后受罪，我也不求你帮忙。”

二人正谈着，周舍闯入屋来。他喷着满口酒气说道：“小的们，把礼物给我摆上。”

赵盼儿一见周舍那德行，心想：“你不说便罢，若开口，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。”

周舍见了赵盼儿果然说道：“赵姐姐，求你作我们的大媒吧！”

赵盼儿正眼儿不瞧周舍，轻蔑地说道：“你想让她早点为你刺绣铺床，大裁小剪，生儿育女？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的忙。”

周舍碰了一鼻子灰，心中暗暗骂道：“这歪刺骨好歹毒的嘴，我反正已成了事，不屑用你。”

赵盼儿也随即告别了宋引章回家去。

赵盼儿回去把结果告诉了安秀实。安秀实十分失望，他觉得失掉了一个漂亮的女子而异常惋惜。本想当面去找宋引章谈谈，但见她的态度如此坚定，也就算了，只好自我安慰一番，他想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，我努力攻书，将来金榜

题名，何愁没有美女？到那时千金小姐我都要不完，还留恋宋引章干什么？因此辉煌的前程便驱走了眼前的愁云。他坚信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便埋头在书房里去了。

四、宋引章嫁离汴梁

周舍同宋引章定婚之后，不几天便结婚了。然后辞别岳母，便把宋引章带回家去。周舍家在郑州，宋引章家在汴梁，两地相隔有百里之遥。周舍骑的白马，宋引章坐的大轿，一路顺风，往郑州而去。第二天便要到家了。宋引章坐在轿里，看见沿途风光，心里十分高兴，她对将来的家庭展开了丰富的想象。我快到的家是什么样呢？不知道，她总觉得是美好的。周舍父亲是一个同知，这个官并不小，比县令还高一级。家中修的官邸一定很漂亮，少不了高大的楼房和宽阔的花园。她想起花园，心里就很兴奋。因为花园是一定要种许多花，少不了桃花、李花、牡丹、芍药。当花园百花盛开，万紫千红的时候，那该多好看呀！花园里还可能有水池。一个官邸的花园内没有水池是不够气派的。一定会有。要是里面只种有荷花而没有养鱼的话，我去了一定要养一些鱼，特别是金鱼，今后看着那些金鱼在清波细浪中游来游去，那才心旷神怡呢。让她特别高兴的是，今后她同周舍一起去花园内游玩，就像鸳鸯鸟一样，双双戏水。就像蝴蝶一样，双双飞舞。她想得入迷，她陶醉在美好的梦幻之中。

一路上，周舍也在想，为了要这妇人，整整磨了半截舌头，如今这美人总算让我弄到手了，可我父亲是个知府，若让别人知道我娶了个歌妓，定会被笑话的。于是他让轿夫把轿子抬到了他的一个朋友家。

五、周舍恶使杀威棒

轿子抬进了一座大院，经过长廊进入一座高大的庭院。她下了轿子，走进一间卧室。先坐在梳妆台前梳妆。因为坐了两天轿子，头发也乱了，胭脂也淡了。她想好好打扮一番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像个夫人的样子，好在人前去亮相。这时正值初夏，天气有些热。刚从轿子里走出来，就得更热一些。她便叫周舍给她打扇，因为过去在妓院里过热天，就是周舍给她打扇的。今天见周舍没来给她打扇，只好叫他。她叫了两声，见周舍没动，她想周舍可能是骑马

骑累了，今天就算了，还是叫他来给我戴花吧！她喊了两声，周舍仍然不动，当她喊第三声时，周舍走过来了。

宋引章见周舍走来，便说：“你先帮我戴后面的吧！”

周舍说：“我今天要先帮你戴前面的。”

话音刚完，他狠狠地给了宋引章几个耳光，左右开弓，把宋引章打倒在椅子上。然后大骂：“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！周公子娶你，是看得起你。也是你有这么一点福份。你没想你是一个什么东西？今天还在我的面前摆架子，要我给你打扇，要我给你戴花，把我当成丫头使唤，你太不识好歹了。今天本公子不杀杀你的威风，你不知道本公子的厉害。”

于是拿起棍棒，狠狠打了宋引章五十杀威棍。打得宋引章在地上滚来滚去，遍体鳞伤，躺在地上爬不起来。

周舍对她大骂道：“从今以后，你要知道你的身份，你要知道你的地位。你是我的老婆，你就得好好侍候我。要是那点侍候得不好，老子有得是耳光，拳头和棍棒，够你吃的。”

说完，周舍便冲出房去了。宋引章才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坐在椅子上，细细查看身上的伤痕，抚摸身上的伤痕。

从此以后，宋引章就坠入了苦海，像丫头一样侍候着周舍。吃饭穿衣，铺床叠被，样样都要侍候得非常周到。稍有不满意之处，便是拳头耳光，打个不停。宋引章便过着受折磨的痛苦生活。

这下宋引章才醒悟过来，她上当了，她后悔了，后悔自己没听赵盼儿的劝告，后悔自己没有嫁给安秀实，后悔自己没有认清周舍的面目，被他的甜言蜜语所迷惑，被他的虚情假意所欺骗。她白天黑夜都后悔不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周舍对她的虐待有增无减，挨打挨骂成了家常便饭。她觉得这是苦海无边，得逃出周舍的魔掌才行。但怎么逃呢？郑州离开封有那样远，一个柔弱的女子如何能逃回家？再说，现在周舍对地看管很严，不许她出大门，家丁忠实地执行着主子的命令。她日夜苦思苦索，最后想出一个办法，就是请人传个消息回汴梁去，请赵盼儿姐姐来救她。但这个信又请谁来传呢？大门都不能出去，哪里去请人？觉得这个办法虽好，但又难实现，眼前又是一片黑暗，刚升起的一点希望，又破灭了。只好在苦海中熬着。

六、货郎带信至家乡

一天，外面有个货郎，挑着一付担子卖杂货，走进周舍府中来了。宋引章听他是汴梁口音，便向他诉说苦情，并请他带封信回家去。这个货郎答应了，很同情她的遭遇。为了感谢货郎，宋引章把自己私藏的二两银子拿来送他。货郎向她保证，一定把信送到，请宋引章放心。随即货郎出了周舍官邸，带着书信，回汴梁去了。

货郎把信送到宋引章家，并把宋引章的遭遇告诉了宋妈。宋妈听后，当即便昏过去了。等到醒过来之后，宋妈同货郎一起到了赵盼儿家。赵盼儿拆开书信一看，上面写着：“姐姐！我后悔没有听你的忠告，现在我已坠入苦海。自从到了周舍家，一进门就打了我五十杀威棍。如今朝打暮骂，看看至死，请赵姐姐千万来救我一命。如来迟了，就不能见着你妹妹了。匆匆此书，详情请货郎转诉。”赵盼儿看完信后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接着货郎转诉了宋引章的详细苦情，赵盼儿更是泣不成声，对宋引章十分同情。过了一阵，她揩干眼泪，又是咬牙切齿地恨，恨周舍太狠毒。她向宋妈说：

“我一定设法挽救引章姐妹”

宋妈听了，倒身下拜，感谢赵盼儿的搭救之恩。赵盼儿马上把她扶起来，向宋妈说：“挽救的办法，让我好好想想，你同货郎明天再来！”接着宋妈同货郎便离开了赵盼儿家。

七、不计前嫌细思量

宋妈同货郎走了，赵盼儿的心极不平静，就像开了锅的水一样，剧烈地翻腾着。她立不安坐不稳，在屋子里来回走着。她同情宋引章的遭遇，但也怪宋引章没有听她的劝告。她想宋引章年岁不小了，都二十岁了，但总是那样幼稚，那样天真，太容易上当了。对世上的人缺乏认识，只看表面，不看本质，轻易就被别人的虚情假意所迷住。做事也太固执，不听人劝，以至于才有今天。宋引章的遭遇是在她的预料之中，但没想到会有这样严重。她虽然身在屋里，却似乎看见周舍恶狠狠地拿着棍棒在打宋引章，把宋引章打得满地乱滚。似乎听见宋引章在呼唤救命之声，那尖厉的惨叫刺人心窝。赵盼儿这时心中一股正义

感猛然上升，她巴不得马上去把宋引章救出来。但怎么救呢？这得想出一个好办法。要不然，人是救不出来的。她想用钱去买，把宋引章买出来，但又想到自己没有多少积蓄，是买不出来的。她想去抢，把宋引章抢出来，但又想到周舍是官宦之家，有权有势，自己是个弱女子，是抢不出来的。看来买是不行，抢是更不行，只好用计了。挽救宋引章只能智取，别无其它。于是他动员全身的智慧来想智谋。这一天，她从上午想到下午，从下午想到晚上，白天黑夜都在为挽救宋引章而苦苦思索。最后才想出一个办法，就是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周舍是把宋引章骗去的，我何不把宋引章骗出来？赵盼儿把办法想出来了，心里算是踏实了。但是要实现这个办法，是要冒很大的风险，作出很大的牺牲。周舍是个花花公子，虽然没有一肚子墨水，但却有一肚子坏心肠。整年累月在青楼妓院鬼混，经历过许多事，不像宋引章那样好骗。弄不好，还会坠入他的虎口。要实现这个办法，还要拿出许多钱财，也可能要把自己的全部积蓄用光。赵盼儿想，过去曾为不少姐妹排忧解难，救人于急难，也没有花这么多的精力和钱财。今天的情况不同了，不那样容易。但为了解救宋引章于水火之中，再大的风险也要冒，拿出全部积蓄也要干。她把办法想出来了，把决心下定了，心里踏实了，便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。

八、为救姊妹巧梳妆

第二天，宋妈同货郎来了。赵盼儿告诉他们，援救宋引章的办法想出来了。这个办法不是力敌，而是智取。为了事情的成功，不能走漏风声，因此不便于把计谋告诉你们。她叫宋妈耐心在家里等一段时间，等待宋引章回来好母女团聚。她托货郎给宋引章带封信去，要宋引章按信上说的去办。并给货郎两锭银子，作为谢礼。把话说完，宋妈千恩万谢地感谢了赵盼儿之后，便回家去了。货郎谢绝了银子，只是拿着书信，挑着担子，又奔往郑州去了。

宋妈和货郎走后，赵盼儿令丫环帮她梳妆打扮。匀修粉脸，细描柳眉，把云鬓蝉鬓妆梳停当，又穿上最鲜艳的上等锦绣衣服，那珊瑚钩、芙蓉扣，把个扭捏的腰胸扮得凹凸分明，玲珑剔透，丫环称赞道：“姑娘打扮得赛似活西施了！”接着赵盼儿便急急忙忙准备起来。她把全部积蓄拿出来，数了一数，还有百十两银子。她用这些银子去买了许多东西，租了一辆马车，还把一个叫张小闲的找来做帮手。事情准备妥当之后，便由张小闲驾着马车，载着赵盼儿和物品向郑州进发。汴梁离郑州不算远，她们用了两天的行程就到了郑州。

九、喜来店里喜事常

话说这郑州也是个大地方，南来北往的人不比汴梁少。就在最热闹最繁华的街市上，酒家、店铺鳞次栉比。靠着街中心的大柳树旁正有一家客店，叫作喜来旅店。

喜来旅店是周舍开的。他开这个旅店不是为了赚钱养家，而是为了干坏事。他派自己的心腹在旅店中去当店小二，只要有漂亮的妓女来住店，便立刻去报告，他好到店里来寻欢作乐。如果有美丽的良家妇女来住店，也立刻去报告，他便来强行无礼。这个店对妇女来说是一个黑店。赵盼儿和张小闲事先打听出了这个旅店，也就有意住在这个旅店里。她们住进店里之后，店小二一看，便看出赵盼儿是一个妓女。见她长得漂亮，便派一个狗腿子去向周舍报告这个消息。这个狗腿子刚走出店，赵盼儿便把店小二叫去，询问这郑州城里的周舍，并要把他请来。店小二告诉她，周舍就是这个店的老板，他马上就会来。赵盼儿听后，便在店中等候。

赵盼儿在旅店中等了一夜，周舍还没有来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那个狗腿子找不着他。家中有人说到妓院去了，到了妓院又说到赌场去了。找遍了赌场，第二天早上才找着他。周舍听说有美人儿来了，他便急急忙忙回家换了衣服，才跑到喜来旅店来。

周舍来到店中，店小二引他去见美人。周舍一看是赵盼儿，突然发怒，便叫店小二把她打出去。店小二被弄得莫名其妙，如此一个绝色女子，他怎么不满意？急得发问：

“公爷，你还嫌不漂亮呀？”

周舍说：“狗才！你知道什么？当初我在汴梁要娶宋引章时，她千方百计地破坏，劝宋引章不要嫁给我，去嫁给安秀实。这块到了嘴边的肉我差一点没吃着。今天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给我打出去，不许她在我的旅店里住。”

店小二一听，便要动手。张小闲急忙道：“休要动手，赵盼儿是专门来嫁给你的。”

周舍一听，觉得奇怪，惊奇地问：“是专门来嫁给我的？”

赵盼儿说：“对，是来嫁给你的。”

她立即起身，一一打开房内的几个大木箱，指着箱内的东西说：“看！这个箱子内装的是蚊帐被盖，这个箱子内装的是床单褥子，全部是床上用品。这个

箱子内装的是四季衣服，这个箱子内装的是裙子鞋袜，全部是个人穿戴。”

她又从箱子内拿出一个盒子，打开盒子给周舍看：“这是我的各种首饰，以及手上带的戒指镯子等。”赵盼儿说：“这些东西，全是我的嫁妆品，是我拿全部的积蓄买的，专门来嫁你的。”

周舍听了赵盼儿的话之后，便对每个箱子都翻看了一遍，全是高贵的绫罗绸缎及金银首饰，他估计一下，至少不下百两银子。看来是专门来嫁给我的了。但是这时他又产生一个疑问，就问赵盼儿：

“你现在来嫁给我，可是当初在妓院里向你求婚时，你为什么不同意？后来我要娶宋引章时，你为什么又不让她嫁我，说我的坏话？”

赵盼儿说：“当初你向我求婚时，我们刚见面不久，对你不了解。我想当嫖客的十个嫖客九个坏，我从良，要是嫁给一个坏人，岂不误了我一辈子？所以没敢答应你。后来听宋引章说，你这个人很好，夏天，她睡觉醒来，你替她打扇。冬天，她要睡觉，你替她温被子。平时她梳妆打扮，你替她插花戴朵。你对她十分体贴，十分疼爱。这下我就后悔了。虽说十个嫖客九个坏，但也还有一个好的，我哪知道好的是谁？没想到这个好的就是你。我虽然后悔了，但我认识了你，爱上了你，白天黑夜我都在偷偷地爱着你。听说宋引章要嫁给你，你也要娶宋引章，我就着急了，所以我就破坏你同宋引章的婚姻。我劝她嫁给安秀实。她嫁给了安秀实，我就好嫁给你了。这是我昧着良心说你的坏话，其实是骗宋引章的。可恨宋引章没上我的当，没听我的话，她还是嫁给你了。你同宋引章结婚之后，我好后悔啊！我后悔当初太没有眼力，怎么没把你认出来。我又恨我自己没有福气，失掉了一个好公子。你离开汴梁走了，就像把我的魂勾走了。白天茶不思饭不想，晚上整夜整夜睡不着觉。我左思右想，想来想去，不嫁你我不死心。我想我的容貌儿，身条儿，哪样不比宋引章漂亮，难道你还不会要我吗？所以我才拿出全部积蓄，买了这些嫁妆，从汴梁来嫁你。周公子，你是娶我不娶我？周公子，你看得上我还是看不上我？”

赵盼儿做出娇媚的表情，有意勾引周舍。她回眸一笑百媚生，秋波一闪迷死人。周舍这个家伙是个色鬼，听说赵盼儿专程来嫁给他，他心里就甜滋滋的，两个眼睛笑成了一条线。现在赵盼儿给他传送秋波，现出千娇百媚的姿态，他是全身酥软，连站都站不稳了，一屁股坐在床上。赵盼儿见此情景，马上去与他并排坐着，两手搭在周舍的肩上，摇动着周舍的身体，一面摇一面撒娇地说：

“周公子，我的好公子，你还是娶我回家吧！”

赵盼儿的手往周舍肩上一搭，周舍全身好象是通了电一样，一身都麻了。赵盼儿的娇音软语往周舍耳里一灌，周舍的三魂七魄都飞离了身躯了。连话都说

不出来了。赵盼儿见周舍这个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便把腿放到周舍的腿上，两手抱着周舍的腰，嘴里娇媚地说：

“周公子，我的好公子，你是娶我回家，还是打我出店？”

周舍这时已经被赵盼儿的话语行动弄得迷迷糊糊了，几乎失去了知觉，低着头有点不省人事了。但听到“打出店去”这几个字时，他突然惊醒了，马上说道：

“谁敢打你出去！”

他看见旁边紧握拳头的店小二，马上站起来，大声喝道：“狗才，还不滚出去！”

店小二走出店后，周舍便说：“赵姐姐，我的好姐姐，你是美丽的观音，漂亮的仙女，我请都请不来，哪能赶出去？要是你嫁给我，我会像供老祖宗一样把你供起来。你不信，我现在就给你作几个揖，磕几个头。”

为了表示他诚心，话一说完，便双膝跪地，磕头不止。一面磕头一面说：

“赵姐姐，我的好姐姐，我一定会娶你，我一定会娶你……”

就这样，周舍也不回家，整日围着赵盼儿转，一连三日未出店门。

十、使计策引章出场

第三天上，周舍正与赵盼儿对坐着喝酒，突然听见背后大叫一声：“赵盼儿，你来得好啊！”

周舍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宋引章来了。

宋引章怎么这时来了呢？原来是这样的。她收到货郎送去一封信，拆开一看，信上写的是挽救她的计策。赵盼儿叫他按信中所说的去做，并叫她牢牢记在心里，然后把信烧掉。现在宋引章知道赵盼儿住在喜来旅店里，又看见今天早上周舍匆匆忙忙从外面回来，整装之后又匆匆忙忙出去了，她就猜到是会赵盼儿来了。她按信中所说，便去到喜来旅店。但大门被人看守着，周舍平时有命令，不让她出去，怕她跑掉。因此她只好撒谎，说周舍今天要在喜来旅店住宿，要我去陪他过夜，还叫你们把我送去。守门的家丁一听也就相信了。再说是送她去，看守着她，也跑不了，自己也不会担什么责任。因此，便把宋引章送到了喜来旅店门口，看见宋引章进了门，店小二把她迎往卧室去时，家丁才放心地回家。现在宋引章一闯进卧室，便按照信中所说的来做，假骂一场，假打一架，要好好演一场假戏。但要假戏真做，必须做得十分象，于是她便对赵

盼儿进行大骂：

“赵盼儿，你来得好啊！没想到你追到郑州来了。当初我要嫁给周舍，你千阻拦、万阻拦，不让我嫁给周舍。说周舍千个不好，万个不好，处处都不好，要我去嫁给安秀实。我就看出你没安好心！是你嫉妒我，怕我嫁给周舍之后，你就嫁不成了，没上你的当，你的阴谋才没有得逞。可是你还不死心，今天又追到郑州来，想抢走我的丈夫。你的心真毒啊，我今天要跟你拚了。”

话一说完，便冲向赵盼儿。

赵盼儿说：“宋引章，你放明白点。我备齐嫁妆，专程来到郑州，就是死心踏地要嫁给周舍，你想阻挡我们的好事，这是痴心妄想！宋引章，你也该知道我的厉害，我不是好惹的，你要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就教你粉身碎骨。”

宋引章说：“赵盼儿，你欺人太甚，我今天饶不过你。”

宋引章此时猛扑过去，死死抓住赵盼儿的头发，拼命地扯。赵盼儿也死死抓住宋引章的头发，拼命地扯。两人扭成一团。周舍在一旁看见又是生气，又是着急。他气的是宋引章跑来吵闹打架，他急的是怕打坏了赵盼儿，伤了他的美人儿。于是在旁边大声吼叫：

“不要打架！不要打架！”

他不吼还好一点，他越吼越打得凶。他想前去帮赵盼儿打宋引章，但两个扭来扭去，转来转去，又怕拳头打不准，反而打了赵盼儿，帮了倒忙，只好气得在一旁跺脚。宋引章和赵盼儿抓扯了一阵头发之后，改变了打架的方式，互相挥舞着拳头，周舍见她们两个已经分开，便立刻站在中间去把她们两个隔开。这时赵盼儿觉得打周舍的机会来了，要好好地揍他一顿，好给宋引章出口气，口里愤怒地说：

“宋引章！我不打死你，我出不了这口怨气。”

盼儿握紧拳头，使尽全身的气力，把拳头挥出去，名打宋引章，暗打周舍。这一拳不偏不正，正好打在周舍的下颚上。女人家的拳头力量小，但是带着愤怒的拳头就打得凶，把周舍的下颚打落了环，口往右边一歪，正不过来了。打得周舍歪着嘴，疼得在屋子里打转转。赵盼儿连忙跑上前去问候：

“周公子，打疼了吗？这是误伤，不是我成心打你。”

周舍歪着嘴巴，说不出话来，打着手势，意思是叫赵盼儿用手把下颚给他端过来。赵盼儿明白之后，用力一端，嘴正过来了。这时宋引章说：

“赵盼儿，你打我的丈夫，我非为我的丈夫报仇不可，我得打死你。”

引章也挥着拳头向赵盼儿冲去。周舍见宋引章来势很凶，怕打伤了赵盼儿，使用身子去保护，赵盼儿趁机一躲，宋引章的拳头便落在周舍的身上。宋引章

早就想打周舍了。现在时机来了，便将满腔仇恨灌注在拳头中，这一拳像铁砣一样打在周舍的腰窝里。周舍大叫一声：

“哎哟，把腰子给我打落了！”

他痛得两手叉腰，站在那里不能动弹，只是张开大嘴呻吟。张小闲知道她们打架的用意，便向她们示意，用板凳打凶些。过了一会儿，周舍的疼痛劲儿过去了。两人又打起来。

宋引章说：“赵盼儿，你有本事就不要躲，你为什么拿我丈夫来做挡箭牌？今天我不打死你，就不能为我丈夫报仇。”

说完，便弯下身去，提起一个方凳。赵盼儿见了，也提起一个方凳。两人都用方凳去砸对方。这时周舍心里慌了。他想动起凳子来，还有不伤人的？伤了宋引章倒不心疼，但总得花钱去医。要是伤了赵盼儿可不得了，这个像仙女般的美人怎么伤得？便赶快站在两人当中去拦隔，不许任何人动手。宋引章和赵盼儿哪能听他的劝告？口里不断地说：

“官人走开，别误伤了你，我非打她一顿不可！”

“公子让开，看凳子砸伤你，我要好好揍她一顿。”

盼儿和引章两人举起凳子挥来挥去，周舍在中间用手左拦右挡。三个人乱成一团，忙成一团。一时间，只见赵盼儿和宋引章将凳子高高举起，然后往对方脚上猛地一砸。这时只听见周舍“哎哟”一声，立刻蹲了下去。原来这两个凳子不偏不倚，正砸在周舍的两个脚背上。周舍疼得连喊都喊不出来了，用两只手捂着脚背，在地上缩成一团。宋引章和赵盼儿马上放下凳子，前去安慰：

“官人，砸痛了吗？”

“公子，打伤了吗？”

接着便把周舍扶到床上躺着，两人替他脱下鞋子，袜子。一看，一个脚背砸青了，一个脚背砸紫了，两个脚背都砸肿了。宋引章和赵盼儿一面给周舍揉脚，抚摸伤处，一面官人、公子，痛吗？疼吗？问个不停，但心中又暗地高兴。周舍看见自己被砸伤脚，怒视着宋引章：

“瞧！这都是你们打的！你们打得真好！还不给我滚回去！”

宋引章觉得该回去了，转身便走。周舍怕宋引章逃跑，便叫店小二送回家去。

十一、为休书又有主张

宋引章哭闹着走了，这边赵盼儿又扯着嗓子跺着脚哭喊起来：“周舍，你不是个东西，你在这里拿我开心，却又支使你的媳妇来骂我一场。小闲，叫车，咱们回去！”

周舍连咒带哄：“我叫她来就不得好死，好姐姐，你快息怒。”

赵盼儿止住哭声，勾住周舍的脖子，进言道：“这妮子既然不贤惠，那就要想办法休了她，我嫁给你，保准伺候得你满意。”

“我到家里就休了她。”周舍咬牙切齿。

可他刚把话说出口，又觉得不妥，“那宋引章平日被我打怕了，给她一纸休书，那贱人肯定就一溜烟跑了。赵盼儿再不嫁我，那我岂不人财两空？不行，得先把这头摠结实了。”

他死眼盯着赵盼儿说：“你得发个誓。”

赵盼儿柳眉一扬，故作嗔怒，甩了周舍搂在她腰间的手，“好你个周舍，真个要我赌咒？那好，你若休了你媳妇，我不嫁你啊，被关在屋里的马驹踏死，让灯草打折我的脊梁骨。你逼的我赌这般重的咒哩！”赵盼儿这一番似嗔似怒的表演令周舍深信不疑，而赵盼儿又有意倒在他怀中，闪动秋波，勾引得周舍死去活来。赵盼儿见此情景，马上从周舍怀里挣扎出来，好象醒悟了一件什么事情一样。对周舍说：

“公子，我是真心爱你，真心嫁你，但现在我又不能嫁你了。”

周舍一听，十分突然，一下子被弄得莫名其妙。便问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赵盼儿问：“我来了，宋引章走了，你舍得？”

周舍说：“我舍得，十个宋引章也比不上你赵姐姐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休她？”

“我明天就休。”

“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”

周舍说：“我等不得了，今天就结婚吧。”

赵盼儿说：“公子，不要这样忙，我们是做长久夫妻，要冠冕堂皇地结婚。还没有定婚，哪能就结婚？公子是官宦人家的子弟，是很体面的人物，要把婚事办得体面些，免得别人笑话一辈子。”

周舍觉得也有道理，自己就忍一下吧。便问：

“你看怎么办吧？”

赵盼儿说：“我来以前就请人看好了日子。今天和后天都是黄道吉日。我看今天定婚，后天结婚，尽快成就我们的美事。”

周舍点头称是。便要派人出去买订婚礼物，这时正好店小二送完宋引章已经回来了。周舍叫店小二出去买酒，赵盼儿说我车上带有十瓶酒。周舍叫店小二出去买羊，赵盼儿说我车上带来有一头熟羊。周舍叫店小二去买红定，赵盼儿说我车上带来两匹大红罗。赵盼儿便叫张小闲从马车上将美酒、羊羔、红罗绸缎取来，作为订婚礼物，便在屋里举行订婚仪式。在订婚仪式上，赵盼儿说：

“公子，你看我倒贴礼物来定婚，我倒赔妆奁来结婚，我是多么诚心啊。但愿我们夫妻恩爱，永不分离。公子，我们二人来盟誓吧！”

于是周舍和赵盼儿双双跪在地上，向天地神灵盟誓。

赵盼儿说：“今生今世，我永不变心，若是变心，天打雷劈。”

周舍也这样盟了誓。两个盟誓完毕，赵盼儿说：

“公子，你赶快回去准备吧，准备后天结婚。”

周舍想我是得赶快回去准备，要不就来不及了。于是，他便走出喜来旅店，回家去了。

周舍回家准备婚事，首先是要把宋引章休掉。他回到家里，便踢门入屋，凶煞恶神地斜了引章一眼，引章小心地问道：“周舍，你要吃什么茶饭？”

“拿纸笔来，写一纸休书给你，快给我滚！”

引章心中暗喜，表面却佯装哭啼，拿着休书质问道：“我有什么不是，你休了我？”

周舍气势汹汹地双手叉腰，怒道：“你少啰嗦，快走！”

引章哭声更响亮了，她连哭带喊：“你当初要我时怎样说的？你这个负心汉，我偏不走！”周舍拽着引章的衣领往门外推，引章终于抵不过，被推出了大门，什么衣物也未带出来。

宋引章逃出了这牢笼一般的屋子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她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，看着欢快飞翔的鸟儿，心里高兴得简直要喊出来。她自言自语道：“周舍，你太痴了。赵盼儿姐姐，你好强呀！”她拿着休书，一气跑到赵盼儿住的客店。

一见宋引章，赵盼儿就问：“休书拿着了吗？”

宋引章说：“拿着了。”

赵盼儿接过休书，看了一下，然后把休书还她，并对宋引章说：“要好好把它收好，今后嫁人，全凭此书作证。”

宋引章立刻把休书放进衣袋里。赵盼儿说我们快走吧。她们两人便叫店小

二把几个装嫁妆的箱子搬上马车，说是送到周舍家去，明日结婚。张小闲驾着马车，马上离开了旅店，直奔汴梁而去。

十二、恼羞成怒成癡狂

周舍赶走了引章，哼着小调招呼人备马备轿，要迎娶赵盼儿进门。他安排停当，赶紧又奔向客店。推门一看，屋中不见人影，他察觉有诈，忙唤店小二，小二说：“他们说是回汴梁，备了马才走了。”

周舍发现自己上了当。像条疯狗一样，尾后追赶去了。

却说马车上赵盼儿和宋引章正亲热地说着话。引章感激道：“若不是姐姐，我怎么能逃出这个门。”赵盼儿说：“引章，休书呢？”

引章颤抖着从袖中摸出休书递到赵盼儿手中。

赵盼儿接过休书，在引章不注意时换了一份又递回到宋引章手中，“引章，你再要嫁人时，全凭这一张纸是个证明，你好好收着。”

一阵辛酸涌上心头，勾出引章的泪水，她默默地接过休书，似有千斤重。

正在这时，周舍从背后追赶上来，他大叫道：

“贱人，哪里去！宋引章，你是我的老婆，为何逃走？”

宋引章说：“你休了我，我不是你的老婆，这说不上逃走，我是回家去。”

周舍说：那休书是假的，只有四个手指印，要五个手指印才算数。你不信就拿出来看看。”

宋引章一听，心里就慌了，难道我上当了？便把休书拿出来看。周舍趁她不注意，一手抢了过来，放在嘴里咬碎，吞下肚去了。这时宋引章急得直哭，周舍却哈哈大笑，对宋引章说：

“现在休书没了，你还是我的老婆，赶快回家去。”

他又对赵盼儿说：“你来骗我休妻，你的阴谋也破灭了，哈哈哈哈！”

赵盼儿说：“刚才那封休书是假的，真的在这里呢！是刚才我把真的换过来了。”

说完之后，她把休书拿出来，远远地给他看。然后又揣进口袋里去了。这时宋引章便放了心，周舍气得直瞪眼，便对赵盼儿说：

“你也是我的老婆，跟我一起回家去。”

赵盼儿说：“我为什么是你老婆？”

周舍说：“你受了我的酒，受了我的羊，受了我的红定。你收了我的订婚聘

礼，你就是我的老婆。”

赵盼儿一阵大笑之后，指着周舍的鼻子骂道：“你大白天说瞎话。酒和羊，还有那大红罗哪样不是我车上带来的？”

周舍说：“你还盟过誓愿，若是变心，天打雷劈。”

赵盼儿说：“妓女盟誓不算数。哪一个妓女盟誓是真的？要是当真，妓女早就灭门绝户了。”

周舍这时急得没有了办法。心想这次被赵盼儿骗了一通，赵盼儿没得着，宋引章又跑了，自己骑一辈子马没有摔过跤，今天却从驴背上摔了下来，很不甘心。他想我不如去告赵盼儿一个拐骗罪，再给官府大人送点金银，请大人把她们两人都判给我，这样就一个也跑不掉了。于是便把赵盼儿、宋引章拉到衙门去打官司。

十三、引章再嫁如意郎

郑州知府名叫李公弼。这天升堂，周舍便把赵盼儿和宋引章拉进衙门，向李大人递送一张状纸。状纸上说赵盼儿拐骗他妻子宋引章，并要求把赵盼儿这个拐骗犯也断给他做老婆，以表示对拐骗犯的惩罚。状纸里还夹着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道：“请大人如此断案，我已向大人家里送了一百两银子。”李公弼看完之后，便立刻问案：

“赵盼儿，你为什么拐人妻子？”

赵盼儿说：“大人，我没拐他妻子。宋引章是有丈夫的，是周舍抢夺别人的妻子。”

李大人问：“宋引章是谁的妻子？”

赵盼儿说：“她是安秀实的妻子。”

李大人又说：“传安秀实！”

安秀实怎么来得这样巧呢？原来是赵盼儿安排的。离开汴梁时，赵盼儿就写了封信给安秀实，叫他马上到郑州去，天天去衙门前探看，若碰上宋引章和周舍打官司，就出来作证。安秀实来在衙门前探看巡视已有两天了，今天才碰上，所以应声而出。李大人便问安秀实：

“宋引章是你的妻子吗？”

安秀实回答“是”。

“那是何人做媒保亲？”

安秀实说：“是赵盼儿做媒保亲。”

李大人问赵盼儿：“是你做媒保亲吗？”

赵盼儿说“是”。

接着赵盼儿还递上周舍休弃宋引章的休书。李大人接过休书，看了一眼。这时大堂下走来一个人，手托着一盘银子，口说这是周舍送到大人家的，一百两，夫人叫我送到大堂来。李大人看了看银子，问周舍：

“这是你送的吧？”

周舍说是。于是李大人站了起来，大声道：

“案子已审理清楚，原告被告听我宣判，周舍诬告赵盼儿拐人妻子，犯有诬告罪。向知府大人行贿，犯有行贿罪。二罪归一，重责六十大板，与百姓一体当差。周舍行贿的一百两银子，作为你们受损害的补偿。退堂。”

这时周舍被拉去执刑，宋引章与安秀实破镜重圆。宋引章、安秀实，赵盼儿高高兴兴回汴梁去了。

剧作者小传

关汉卿，号已斋叟，大都（今北京市）人，我国古代伟大的戏剧家，元杂剧的奠基人，“元曲四大家”之首。约生于13世纪初，卒于13世纪末。曾做过太医院尹。他是元代剧坛前期的领袖，贾仲明吊词中称他为“驱梨园领袖，总编修帅首，捻杂剧班头”，尝“至躬践排场，面傅粉墨，以为我家生活，偶倡优而不辞”。（《元曲选》序）所作杂剧多达六十余种，为诸家之冠。现存确系其杂剧十四种中，以《窦娥冤》、《救风尘》、《单刀会》为最著。这些作品曲词质朴、精炼，情节生动而富于戏剧性，人物形象鲜明。

戏剧原文

第一折

〔冲末扮周舍上〕〔诗云〕酒肉场中三十载，花星整照二十年，一生不识柴米价，只少花钱共酒钱。自家郑州人氏，周同知的孩儿周舍是也。自小上花台，做子弟。这汴梁城中有一歌者，乃是宋引章。他一心待嫁我，我一心待娶他，争奈他妈儿不肯。我今做买卖回来，今日特到他家去，一来去望妈儿，二来就提这门亲事，多少是好。〔下〕〔卜儿同外旦上，云〕老身汴梁人氏，自身姓李，夫主姓宋，早年亡化已过。止有这个女孩儿，叫做宋引章。俺孩儿拆白道字，顶真续麻，无般不晓，无般不会。有郑州周舍，与孩儿作伴多年，一个要娶，一个要嫁，只是老身谎彻稍虚，怎么便肯？引章，那周舍亲事，不是我百般板障，只怕你久后自家受苦。〔外旦云〕奶奶，不妨事，我一心则待要嫁他。〔卜儿云〕随你，随你！〔周舍上，云〕咱家周舍，来此正是他门首，只索进去。〔做见科〕〔外旦云〕周舍，你来了也。〔周舍云〕我一径的来问亲事，母亲如何？〔外旦云〕母亲许了亲事也。〔周舍云〕我见母亲去。〔卜儿做见科〕〔周舍云〕母亲，我一径的来问这亲事哩。〔卜儿云〕今日好日辰，我许了你，则休欺负俺孩儿！〔周舍云〕我并不敢欺负大姐。母亲，把你那姊妹弟兄都请下者，我便收拾来也。〔卜儿云〕大姐，你在家执料，我去请那一辈儿老姊妹去来。〔周舍诗云〕数载间费尽精神，到今朝才许成亲。〔外旦云〕这都是天缘注定。〔卜儿云〕也还有不测风云。〔同下〕〔外扮安秀实上，诗云〕刘蕪下第千年恨，范丹守志一生贫，料得苍天如有意，断然不负读书人。小生姓安，名秀实，洛阳人氏。自幼颇习儒业，学成满腹文章，只是一生不能忘情花酒。到此汴梁，有一歌者宋引章，和小生作伴。当初他要嫁我来，如今却嫁了周舍。他有个八拜交的姐姐，是赵盼儿，我去央他劝一劝，有何不可。赵大姐在家么？〔正旦扮赵盼儿上，云〕妾身赵盼儿是也。听的有人叫门，我开门看咱。〔见科，云〕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妹夫。你那里来？〔安秀实云〕我一径的来相烦你，当初姨姨引章要嫁我来，如今却要嫁周舍，我央及你劝他一劝。〔正旦云〕当初这亲事不许你来？如今又要嫁别人，端的姻缘事

非同容易也呵！〔唱〕

【仙吕·点绛唇】妓女追陪，觅钱一世。临收计，怎做的百纵千随，知重咱风流婿？

【混江龙】我想这姻缘匹配，少一时一刻强难为。如何可意？怎的相知？怕不便脚搭着脑勺成事早，怎知他手拍着胸脯悔后迟！寻前程，觅下梢，恰便是黑海也似难寻觅。料的来人心不问，天理难欺。

【油葫芦】姻缘簿全凭我共你？谁不待拣个称意的？他每都拣来拣去百千回，待嫁一个老实的，又怕尽世儿难成对；待嫁一个聪俊的，又怕半路里轻抛弃。遮莫向狗溺处藏，遮莫向牛屎里堆，忽地便吃了一个合扑地，那时节睁着眼怨他谁！

【天下乐】我想这先嫁的还不曾过几日，早折的容也波仪，瘦似鬼。只教你难分说，难告诉，空泪垂！我看了些觅前程俏女娘，见了些铁心肠男子辈，便一生里孤眠我也直甚颓！

〔云〕妹夫，我可也待嫁个客人，有个比喻。〔安秀实云〕喻将何比？〔正旦唱〕

【那吒令】待妆个老实，学三从四德；争奈是匪妓，都三心二意。端的是那里是三梢末尾？俺虽居在柳陌中、花街内，可是那件儿便宜？

【鹊踏枝】俺不是卖查梨，他可也逞刀锥；一个个败坏人伦，乔做胡为。〔云〕但来两三遭，不问那厮要钱，他便道：“这弟子敲镗儿哩。”〔唱〕但见俺有些儿不伶俐，便说是女娘家要哄骗东西。

【寄生草】他每有人爱为娼妓，有人爱作次妻；干家的干落得淘闲气，买虚的看取些羊羔利，嫁人的早中了拖刀计。他正是：南头做了北头开，东行不见西行例。

〔云〕妹夫，你且坐一坐，我去劝他。劝的省时，你休欢喜；劝不省时，休烦恼。〔安秀实云〕我不坐了，且回家去等信罢。大姐留心者。〔下〕〔正旦做行科，见外旦云〕妹子，你那里人情去？〔外旦云〕我不人情去，我待嫁人哩。〔正旦云〕我再来与你保亲。〔外旦云〕你保谁？〔正旦云〕我保安秀才。〔外旦云〕我嫁了安秀才呵，一对儿好打莲花落。〔正旦云〕你待嫁谁？〔外旦云〕我嫁周舍。〔正旦云〕你如今嫁人，莫不还早哩？〔外旦云〕有什么早不早？今日也大姐，明日也大姐，出了一包儿脓，我嫁了，做一个张郎家妇，李郎家妻，立个妇名，我做鬼也风流的。〔正旦唱〕

【村里迓鼓】你也合三思而行，再思可矣。你如今年纪小哩，我与你慢慢的别寻个姻配你可便宜，只守着铜斗儿家缘家计。也是你歹姐姐把衷肠话劝妹妹，我怕你受不过男儿气息。

〔云〕妹子，那做丈夫的，做不的子弟；做子弟的，做不的丈夫。〔外旦云〕你说我听咱。〔正旦唱〕

【元和令】做丈夫的便做不的子弟，那做子弟的他影儿里会虚脾，那做丈夫的忒老实。〔外旦云〕那周舍穿着一架子衣服，可也堪爱哩。〔正旦唱〕那厮虽穿着几件虵娘皮，人伦事晓得甚的？

〔云〕妹子，你为什么就要嫁他？〔外旦云〕则为他知重您妹子，因此要嫁他。〔正旦云〕他怎么知重你？〔外旦云〕一年四季，夏天我好的一觉晌睡，他替你妹子打着扇；冬天替你妹子温的铺盖儿暖了，着你妹子歇息；但你妹子那里人情去，穿的那一套衣服，戴的那一副头面，替你妹子提领系，整钗钿。只为他这等知重你妹子，因此上一心要嫁他。〔正旦云〕你原来为这般呵！〔唱〕

【上马娇】我听的说就里，你原来为这的，倒引的我忍不住笑微微。你道是暑月间扇子扇着你睡，冬月间着炭火煨，那愁他寒色透重衣。

【游四门】吃饭处，把匙头挑了筋共皮；出门去提领系、整衣袂，戴插头面整梳篦。衡一味是虚脾，女娘每不省越着迷。

【胜葫芦】你道这子弟情肠甜似蜜，但娶到他家里，多无半载周年相弃掷。早努牙突嘴，拳椎脚踢，打的你哭啼啼。

【么篇】恁时节船到江心补漏迟，烦恼怨他谁？事要前思免后悔。我也劝你不得，有朝一日，准备着搭救你块望夫石。

〔云〕妹子，久以后你受苦呵，休来告我。〔外旦云〕我便有那该死的罪，我也不来央告你。〔周舍上云〕小的每，把这礼物摆的好看些。〔正旦云〕来的敢是周舍？那厮不言语便罢，他若但言，着他吃我几嘴好的。〔周舍云〕那壁姨姨敢是赵盼儿么？〔正旦云〕然也。〔周舍云〕请姨姨吃些茶饭波。〔正旦云〕你请我？家里饿皮脸也，揭了锅儿底，甯子里秋月——不曾见这等食！〔周舍云〕央及姨姨，保门亲事。〔正旦云〕你着我保谁？〔周舍云〕保宋引章。〔正旦云〕你着我保宋引章那些儿？保他那针指油面，刺绣铺房，大裁小剪，生儿长女？〔周舍云〕这歪刺骨好歹嘴也。我已成了事，不索央你。〔正旦云〕我去罢。〔做出门科〕〔安秀实上，云〕姨姨劝的引章如何？〔正旦云〕不济事了也。〔安秀实云〕这等呵，我上朝求官应举去罢。〔正旦云〕你且休去，我有用你处哩。〔安秀实云〕依着姨姨说，我且在客店中安下，看你怎么发付我。〔下〕〔正旦唱〕

【赚煞】这妮子是狐魅人女妖精，缠郎君天魔祟。则他那裤儿里休猜做有腿，吐下鲜红血则当做苏木水。耳边休采那等闲食，那的是最容易刺眼睛嫌的，则除是亲近着他便欢喜。〔带云〕着他疾省呵，〔唱〕哎，你个双郎子弟，安排下金冠霞帔。〔带云〕一个夫人来到手儿里了。〔唱〕却则为三千张茶引嫁了冯魁。〔下〕

〔周舍云〕辞了母亲，着大姐上轿，回咱郑州去来。〔诗云〕才出娼家门，便作良家妇。〔外旦诗云〕只怕吃了良家亏，还想娼家做。〔同下〕

第二折

〔周舍同外旦上，云〕自家周舍是也。我骑马一世，驴背上失了一脚。我为娶这妇人呵，整整磨了半截舌头，才成得事。如今着这妇人上了轿，我骑了马，离了汴京，来到郑州。让他轿子在头里走，怕那一般的舍人说：“周舍娶了宋引章。”被人笑话。则见那轿子一晃一晃的，我向前打那抬轿的小厮，道：“你这等欺我。”举起鞭子就打。问他道：“你走便走，晃怎么？”那小厮道：“不干我事，奶奶在里边不知做什么？”我揭起轿帘一看，则见他精赤条条的在里面打筋斗。来到家中，我说：“你套一床被我盖。”我到房里，只见被子倒高似床。我便叫：“那妇人在那里？”则听的被子里答应道：“周舍，我在被子里面哩。”我道：“在被子里面做什么？”他道：“我套绵子，把我翻在里头了。”我拿起棍来，恰待要打，他道：“周舍，打我不打紧，休打了隔壁王婆婆。”我道：“好也，把邻舍都翻在被里面！”〔外旦云〕我那里有这等事？〔周舍云〕我也说不得这许多。兀那贱人，我手里有打杀的，无有买休卖休的。且等我吃酒去，回来慢慢的打你。〔下〕〔外旦云〕不信好人言，必有恓惶事。当初赵家姐姐劝我不听，果然进的门来，打了我五十杀威棒，朝打暮骂，怕不死在他手里。我这隔壁有个王货郎，他如今去汴梁做买卖，我写一封书捎将去，着俺母亲和赵家姐姐来救我。若来迟了，我无那活的人也。天那，只被你打杀我也！〔下〕〔卜儿哭上，云〕自家宋引章的母亲便是。有我女孩儿从嫁了周舍，昨日王货郎寄信来，上写着道：“从到他家，进门打了五十杀威棒。如今朝打暮骂，看看至死，可急急央赵家姐姐来救我。”我拿着书去与赵家姐姐说知，怎生救他去？引章孩儿，则被你痛杀我也！〔下〕〔正旦上，云〕自家赵盼儿。我想这门衣饭，几时是了也呵？〔唱〕

【商调·集贤宾】咱这几年来待嫁人心事有，听的道谁揭债、谁买休。他每待强巴结深宅大院，怎知道摧折了舞榭歌楼？一个个眼张狂似漏了网的游鱼，一个个嘴卢都似跌了弹的斑鸠。御园中可不道是栽路柳，好人家怎容这等娼优。他每初时间有些实意，临老也没回头。

【逍遥乐】那一个不因循成就？那一个不顷刻前程？那一个不等闲间罢手？他每一做一个水上浮沤！和爷娘结下不断见的冤仇，恰便似日月参辰和卯酉，正中那男儿机彀。他使那千般贞烈，万种恩情，到如今一笔都勾。

〔卜儿上，云〕这是他们首，我索过去。〔做见科，云〕大姐，烦恼杀我也！〔正旦云〕奶奶，你为什么这般啼哭？〔卜儿云〕好教大姐知道：引章不听你劝，嫁了周舍，进门去打了五十杀威棒，如今打的看看至死，不久身亡。姐姐怎生是好？〔正旦云〕呀！引章吃打了也。〔唱〕

【金菊香】想当日，他暗成公事只怕不相投。我作念你的言词今日都应口。则你那去时恰便似去秋。他本是薄幸的班头，还说道有恩爱、结绸缪。

【醋葫芦】你铺排着鸳衾和风幌，指望效天长共地久；暮入门知滋味便合休。几番家眼睁睁打干净待离了我这手。〔带云〕赵盼儿，〔唱〕你做的个见死不救，可不羞杀桃园中杀白马、宰乌牛？

〔云〕既然是这般呵，谁着你嫁他来？〔卜儿云〕大姐，周舍说誓来。〔正旦唱〕

【么篇】那一个不嗲可可道横死亡？那一个不实丕丕拔了短筹？则你这亚仙子母老实头。普天下爱女娘的子弟口，〔带云〕奶奶。不则周舍说谎也，〔唱〕那一个不指皇天各般说咒？恰似秋风过耳早休休！

〔卜儿云〕姐姐，怎生搭救引章孩儿？〔正旦云〕奶奶，我有两个压被的银子，咱两个拿着买休去来。〔卜儿云〕他说来：“则有打死的，无有买休卖休的。”〔正旦寻思科，做与卜耳语科，云〕则除是这般。〔卜儿云〕可是中也不中？〔正旦云〕不妨事，将书来我看。〔卜递书科，正旦念云〕“引章拜上姐姐并奶奶：当初不信好人之言，果有恹惶之事。进得他门，便打我五十杀威棒。如今朝打暮骂，禁持不过。你来的早，还得见我，来得迟呵，不能勾见我面了。只此拜上。”妹子也，当初谁教你做这事来！〔唱〕

【么篇】想当初有忧呵同共忧，有愁呵一处愁。他道是残生早晚丧荒丘，做了个游街野巷村务酒；你道是百年之后，〔云〕妹子也，你不道来“这个也大姐，那个也大姐，出了一包脓；不如嫁个张郎妇李郎妻，〔唱〕立一个妇名儿做鬼也风流？”

〔云〕奶奶，那寄书的人去了不曾？〔卜儿云〕还不曾去哩。〔正旦云〕我写一封书寄与引章去。〔做写科〕〔唱〕

【后庭花】我将这知心书亲自修，教他把天机休泄漏。传示与休莽慧收心的女，拜上你浑身疼的歹事头。〔带云〕引章，我怎的劝你来？〔唱〕你好没来由，遭他毒手，无情的棍棒抽，赤津津鲜血流，逐朝家如暴囚，怕不将性命丢！况家乡隔郑州，有谁人相睬瞅？空这般出尽丑。

〔卜儿哭科，云〕我那女孩儿那里打熬得过！大姐，你可怎生的救他一救？〔正旦云〕奶奶，放心！〔唱〕

【柳叶儿】则教你怎生消受，我索合再做个机谋。把这云鬟蝉鬓妆梳就，〔带云〕还再穿上些锦绣衣服。〔唱〕珊瑚钩，芙蓉扣，扭捏的身子儿别样娇柔。

【双雁儿】我着这粉脸儿搭救你女骷髅，割舍的一不做二不休，拚了个由他咒也波咒。不是我说大口，怎出得我这烟月手！

〔卜儿云〕姐姐，到那里仔细着。〔哭科，云〕孩儿，则被你烦恼杀了我也！〔正旦唱〕

【浪里来煞】你收拾了心上忧，你展放了眉间皱，我直着花叶不损觅归秋。那厮爱女娘的心见的便似驴共狗，卖弄他玲珑剔透。〔云〕我到那里，三言两句，肯写休书，万事俱休，若是不肯写休书，我将他掐一掐，拈一拈，搂一搂，抱一抱，着那厮通身酥，遍体麻。将他鼻凹儿抹上一块砂糖，着那厮舔又舔不着，吃又吃不着。赚得那厮写了休书，引章将的休书来，淹的撇了。我这里出了门儿，〔唱〕可不是一场风月，我着

那汉一时休。〔下〕

第三折

〔周舍同店小二上，诗云〕万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，无非花共酒，恼乱我心肠。店小二，我着你开着这个客店，我那里希罕你那房钱养家，不问官妓私科子，只等有好的来你客店里，你便来叫我。〔小二云〕我知道，只是你脚头乱，一时间那里寻你去？〔周舍云〕你来粉房里寻我。〔小二云〕粉房里没有呵？〔周舍云〕赌房里来寻。〔小二云〕赌房里没有呵？〔周舍云〕牢房里来寻。〔下〕〔丑扮小闲挑笼上〕〔诗云〕钉靴雨伞为活计，偷寒送暖作营生；不是闲人闲不得，及至得了闲时又闲不成。自家张小闲的便是。平生做不的买卖，止是与歌者姐姐每叫些人，两头往来，传消寄信都是我。这里有个大姐赵盼儿，着我收拾两箱子衣服行李，往郑州去。都收拾停当了，请姐姐上马。〔正旦上，云〕小闲，我这等打扮，可冲得那厮么？〔小闲做倒科〕〔正旦云〕你做什么哩？〔小闲云〕休道冲动厮，这一会儿连小闲也酥倒了。〔正旦唱〕

【正宫·端正好】则为他满怀愁，心间闷，做的个进退无门。那婆娘家一涌性无思忖，我可也强打入迷魂阵。

【滚绣球】我这里微微的把气喷，输个婚姻，怎不教那厮背槽抛粪！更做道普天下无他这等郎君。想着容易情，忒献勤，几番家待要不问，第一来我则是可怜见无主娘亲，第二来是我惯曾为旅偏怜客，第三来也是我自己贪杯惜醉人。到那里呵，也索费些精神。

〔云〕说话之间，早来到郑州地方了。小闲，接了马者。且在柳阴下歇一歇咱。〔小闲云〕我知道。〔正旦云〕小闲，咱闲口论闲话；这好人家好举止，恶人家恶家法。〔小闲云〕姐姐，你说我听。〔正旦唱〕

【倘秀才】县君的则是县君，妓人的则是妓人。怕不扭捏着身子蓦入他门；怎禁他使数的，到支分，背地里暗忍。

【滚绣球】那好人家将粉扑儿浅淡匀，那里象咱干茨腊手抢着粉？好人家将那篦梳儿慢慢地铺髻，那里象咱解了那襟胸带，下颏上勒一道深痕？好人家知个远近，觑个向顺，衡一味良人家风韵，那里象咱们恰便似空房中锁定个猢猻：有那千般不实乔躯老有万种虚器歹议论，断不了风尘！

〔小闲云〕这里一个客店，姐姐好住下罢。〔正旦云〕叫店家来。〔店小二见科〕〔正旦云〕小二哥，你打扫一间干净房儿，放下行李。你与我请将周舍来，说我在这里久等多时也。〔小二云〕我知道。〔做行叫科，云〕小哥在那里？〔周舍上，云〕店小二，有什么事？〔小二云〕店里有个好女子请你哩。〔周舍云〕咱和你就去来。〔做见科云〕是好一个科子也。〔正旦云〕周舍，你来了也。〔唱〕

【么篇】俺那妹子儿有见闻，可有福分，抬举的个丈夫俊上添俊，年纪儿恰正青春。

〔周舍云〕我那里曾见你来？我在客火里，你弹着一架箏，我不与了你个褐色绸段儿？〔正旦云〕小的，你可见来？〔小闲云〕不曾见他有什么褐色绸段儿。〔周舍云〕哦，早起杭州客火散了，赶到陕西客火里吃酒，我不与了大姐一分饭来？〔正旦云〕小的每，你可见来？〔小闲云〕我不曾见。〔正旦唱〕你则是忒现新，忒忘昏，更做道你眼钝。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：“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，今日佯推不认人。”我为你断梦劳魂！

〔周舍云〕我想起来了，你敢是赵盼儿么？〔正旦云〕然也。〔周舍云〕你是赵盼儿，好，好！当初破亲也是你来。小二，关了店门，则打这小闲。〔小闲云〕你休要打我。俺姐姐将着锦绣衣服，一房一卧来嫁你，你倒打我？〔正旦云〕周舍，你坐下，你听我说。你在南京时，人说你周舍名字，说的我耳满鼻满的，则是不曾见你。后得见你呵，害的我不茶不饭，只是思想着你。听的你娶了宋引章，教我如何不恼？周舍，我待嫁你，你却着我保亲！〔唱〕

【倘秀才】我当初倚大呵妆儂主婚，怎知我嫉妒呵特故里破亲？你这厮外相儿通疏就里村！你今日结婚姻，咱就肯罢论？

〔云〕我好意将着车辆鞍马套房来寻你，你划地将我打骂？小闲，拦回车儿，咱家去来。〔周舍云〕早知姐姐来嫁我，我怎肯打舅舅？〔正旦云〕你真个不知道？你既不知，你休出店门，只守着我坐下。〔周舍云〕休说一两日，就是一两年，您儿也坐的将去。〔外旦上，云〕周舍两三日不家去，我寻到这店门首，我试看咱。原来是赵盼儿和周舍坐哩。兀那老弟子不识羞，直赶到这里来。周舍，你再不要来家，等你来时，我拿一把刀子，你拿一把刀子，和你一递一刀子戳哩。〔下〕〔周舍取棍科，云〕我和你抢生吃哩！不是奶奶在这里，我打杀你。〔正旦唱〕

【脱布衫】我更是的不待饶人，我为甚不敢明闻？肋底下插柴自忍，怎见你便打他一顿？

【小梁州】可不道一夜夫妻百夜恩，你可便息怒停嗔。你村时节背地里使些村，对着我合思忖：那一个双同叔打杀俏红裙？

【么篇】则见他恶眼眼摸按着无情棍，便有火性的不似你个郎君。〔云〕你拿着偌粗的棍棒，倘或打杀他呵，可怎了？〔周舍云〕丈夫打杀老婆，不该偿命。〔正旦云〕这等说，谁敢嫁你？〔背唱〕我假意儿瞒，虚科儿喷，着这厮有家难奔。妹子也，你试看咱风月救风尘。

〔云〕周舍，你好道儿。你这里坐着，点的你媳妇来骂我这一场。小闲，拦回车儿，咱回去来。〔周舍云〕好奶奶，请坐。我不知道他来，我若知道他来，我就该死。〔正旦云〕你真个不曾使他来？这妮子，不贤惠。打一棒快球子，你舍的宋引章，我一发嫁你。〔周舍云〕我到家里就休了他。〔背云〕且慢着，那个妇人是我不平日间打怕的，若与了一纸休书，那妇人就一道烟去了。这婆娘他若是不嫁我呵，可不弄的尖担两头脱？休的造次，把这婆娘摇

撼的实着。〔向旦云〕奶奶。您孩儿肚肠是驴马的见识，我今家去把媳妇休了呵，奶奶你把肉吊窗儿放下来，可不嫁我，做的个尖担两头脱。奶奶，你说下个誓着。〔正旦云〕周舍，你真个要我赌咒？你若休了媳妇，我不嫁你呵，我着堂子里马踏杀，灯草打折肱儿骨。你逼的我赌这般重咒哩！〔周舍云〕小二，将酒来。〔正旦云〕休买酒，我车儿上有十瓶酒哩。〔周舍云〕还要买羊。〔正旦云〕休买羊，我车上有个熟羊哩。〔周舍云〕好，好，好，待我买红去。〔正旦云〕休买红，我箱子里有一对大红罗。周舍，你争什么那？你的便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〔唱〕

【二煞】则这紧的到头终是紧，亲的原来只是亲。凭着我花朵儿身躯，笋条儿年纪，为这锦片儿前程，倒赔了几锭儿花银。拼着个十米九糠，问什么两妇三妻？受了些万苦千辛，我着人头上气忍，不枉了一世做郎君。

【黄钟尾】你穷杀呵甘心守分挨贫困，你富呵休笑我饱暖生淫惹议论。您心中觑个意顺，但休了你这眼下人，不要你钱财使半文，早是我走将来自上门。家业家私待你六亲，肥马轻裘待你一身，倒贴了奁房和你为眷姻。〔云〕我若还嫁了你，我不比那宋引章，针指油面，刺绣铺房，大裁小剪，都不晓得一些儿的。〔唱〕我将你写了的休书正了本。〔同下〕

第四折

〔外旦上，云〕这些时周舍取待来也。〔周舍上，见科〕〔外旦云〕周舍，你要吃什么茶饭？〔周舍做怒科，云〕好也，将纸笔来，写与你一纸休书，你快走。〔外旦接休书不走科，云〕我有什么不是，你休了我？〔周舍云〕你还在这里？你快走！〔外旦云〕你真个休了我？你当初要我时怎么样说来？你这负心汉，害天灾的，你要去，我偏不去！〔周舍推出门科〕〔外旦云〕我出的这门来。周舍，你好痴也。赵盼儿姐姐，你好强也！我将着这休书，直至店中寻姐姐去来。〔下〕〔周舍云〕这贱人去了，我到店中娶那妇人去。〔做到店科，叫云〕店小二，恰才来的那妇人在那里？〔小二云〕你刚出门，他也上马去了。〔周舍云〕倒着他道儿了。将马来，我赶将他去。〔小二云〕马揣驹了。〔周舍云〕鞦韆子。〔小二云〕骡子漏蹄。〔周舍云〕这等，我步行赶将他去。〔小二云〕我也赶他去。〔同下〕〔旦同外旦上〕〔外旦云〕若不是姐姐，我怎能勾出的这门也！〔正旦云〕走，走，走！〔唱〕

【双调·新水令】笑吟吟案板似写着休书，则俺这脱空的故人何处？卖弄他能爱女、有权术，怎禁那得胜葫芦说到有九千句。

〔云〕引章，你将那休书来与我看咱。〔外旦付休书〕〔正旦换科，云〕引章，你再要嫁人时，全凭这一张纸是个照证，你收好者！〔外旦接科〕〔周舍赶上，喝云〕贱人，那里去？宋引章，你是我的老婆，如何逃走？〔外旦云〕周舍，你与了我休书，赶出我来了。〔周舍云〕休书上手模印五个指头，那里四个指头的是休书？〔外旦展看，周夺咬碎科〕〔外旦云〕

姐姐，周舍咬碎了我的休书也。〔旦上救科〕〔周舍云〕你也是我的老婆。〔正旦云〕我怎么会是你的老婆？〔周舍云〕你吃了我的酒来。〔正旦云〕我车上有十瓶好酒，怎么是你的？〔周舍云〕你可受我的羊来。〔正旦云〕我自有一只熟羊，怎么是你的？〔周舍云〕你受我的红定来。〔正旦云〕我自有大红罗，怎么是你的？〔唱〕

【乔牌儿】酒和羊车上物，大红罗自将去。你一心淫滥无是处，要将人白赖取。

〔周舍云〕你曾说过誓嫁我来。〔正旦唱〕

【庆东原】俺须是卖空虚，凭着那说来的言咒誓为活路。〔带云〕怕你不信呵，〔唱〕遍花街请到娼家女，那一个不对着明香宝烛？那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？那一个不赌着鬼戮神诛？若信这咒盟言，早死的绝门户！

〔云〕引章妹子，你跟将他去。〔外旦怕科，云〕姐姐，跟了他去就是死。〔正旦唱〕

【落梅风】则为你无思虑，忒模糊。〔周舍云〕休书已毁了。你不跟我去待怎么？〔外旦怕科〕〔正旦云〕妹妹不要害怕，他咬碎的是假休书〔唱〕我特故抄写你个休书题目，我跟前现放着这亲模。〔周舍夺科〕〔正旦唱〕便有九头牛也拽不出去！

〔周扯二旦科，云〕明有王法，我和你告官去来。〔同下〕〔外扮孤引张千上〕〔诗云〕声名德化九重闻，良夜家家不闭门；雨后有人耕绿野，月明无犬吠花村。小官郑州守李公弼是也。今日升起早衙，断理些公事。张千，喝撞箱。〔张千云〕理会的。〔周舍同二旦卜儿上〕〔周叫云〕冤屈也。〔孤云〕告什么事？〔周舍云〕大人可怜见，混赖我媳妇。〔孤云〕谁混赖你的媳妇？〔周舍云〕是赵盼儿设计混赖我媳妇宋引章。〔孤云〕那妇人怎么说？〔正旦云〕宋引章是有丈夫的，被周舍强占为妻，昨日又与了休书，怎么是小妇人混赖他的？〔唱〕

【雁儿落】这厮心狠毒，这厮家豪富，衡一味虚肚肠，不踏着实途路。

【得胜令】宋引章有亲夫，他强占作家属。淫乱心情歹，凶顽胆气粗，无徒！到处里胡为做。现放着休书，望恩官明鉴取。

〔安秀实上，云〕适才赵盼儿使人来说：“宋引章已有休书了，你快告官去，便好娶他。”这里是衙门首，不免高叫道：冤屈也！〔孤云〕衙门外谁闹？拿过来！〔张千拿入科，云〕告人当面。〔孤云〕你告谁来？〔安秀实云〕我安秀实，聘下宋引章，被郑州周舍强夺为妻，乞大人做主咱！〔孤云〕谁是保亲？〔安秀实云〕是赵盼儿。〔孤云〕赵盼儿，你说宋引章原有丈夫，是谁？〔正旦云〕正是这安秀才。〔唱〕

【沽美酒】他幼年间便习儒，腹隐着九经书；他是俺共里同村一处居，接受了钗环财物，明是个良人妇。

〔孤云〕赵盼儿，我问你：这保亲的委是你么？〔正旦云〕是小妇人。〔唱〕

【太平令】现放着保亲的堪为凭据，怎当他抢亲的百计亏图？那里是明婚正娶，公然的伤风败俗！今日个诉与太府、做主，可怜见断他夫妻完聚。

〔孤云〕周舍，那宋引章明明有丈夫的，你怎生还赖是你的妻子？若不看你父亲面上，送你有司问罪。你一行人听我下断：周舍杖六十，与民一体当差；宋引章仍归安秀才为妻；赵

盼儿等宁家住坐。〔词云〕只为老虔婆爱贿贪钱，赵盼儿细说根原，呆周舍不安本业，安秀才夫妇团圆。〔众叩谢科〕〔正旦唱〕

【收尾】对恩官一一说缘故，分割开贪夫怨女；面糊盆再休说死生交，风月所重谐燕莺侣。

题目 安秀才花柳成花烛

正名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